

鲁志勇 主编

日本金融 败战

竹内宏 著



DEVE
LOPMENT

中国发展出版社

日本金融 败战

〔日〕竹内宏 著

彭晋璋 译

中国发展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金融败战/(日)竹内宏著;彭晋璋译.一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7

(发展译丛/鲁志强主编)

ISBN 7-80087-393-5

I. 日… II. ①竹… ②彭… III. 金融体制 - 研究 - 日本
IV. F833.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4233 号

图字: 01-1999-0867 号

©Hiroshi Takeuchi 1999 Printed in Japan

原著由 PHP 研究所出版

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金果胡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 66180781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32 850×1168mm 印张: 6.25

字数: 118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2.50 元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差错, 可向发行部调换

102576

总序

鲁志强

“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发展”。这是世界银行在其《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研究报告中对中国的一段评价。其实，这个“最令人瞩目的发展”一直是几代中国人执着追求的世纪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中国人为之百年奋斗，付出了无数的激情和牺牲；为了这个梦想，中国人为之百年求索，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望；为了这个梦想，中国人为之百年学习，视野遍及西方、东方、北方。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才把这一梦想变成了理想，直到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寻求到了一条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中国才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开始把这一理想一步步变为现实。我们正在完成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转型，正在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宏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转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一个富于挑战的、艰巨的、充满风险的任务。何况我们是在一块承受着太多人

口的古老土地上,是在一个长期贫弱、饱受欺凌的国家里同时经历两个转型。“单是指令向市场的转型就是变幻莫测的:人们亲眼目睹了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崩溃。同样,从乡村型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有许多风险。在富裕的工业国家中,这一转型花了几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进程被缩短到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世界银行在同一报告中如是说:“(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两种转型的合力,产生了强大的旋涡和逆流,他们是可能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认为“中国在快速增长和结构变革中将会引发的一些新的难题:由于尚未完成的改革所造成的宏观经济不稳定阶段;就业和收入无保障状况的增加;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日益增大的环境压力;粮食自足成本的不断上升;不平等日益严重和根深蒂固的贫困;以及棘手、有时是敌对的国际环境。这些都是严峻的挑战,如果不加以解决,它们就会破坏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中国的前途也可能黯然”。这些预警式的判断,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人类即将进入 21 世纪。一方面,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正在步入信息化、全球化,改革的浪潮遍及世界所有国家。人类从来没有取得像今天这样的成就。世界经济迅速发展,有人已在议论世界性的“生产过剩”问题。但 1997~1998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再次暴露了今天的经济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现有经济体系的合理性面临着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几个投机家就可能影响全球的经济景气,甚至触发世界经济衰退的现实,不能不让所有人认真反思和考虑,21 世纪应该怎么办。要解决这样的全球性体制问题,没有全球的共同努力是不可能的。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需要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另一方面,人类在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从来没有面临像今天这样多的问题:人口问题、生态环境

问题、资源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等日益困扰着人类。人们不能不对过去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提出疑问，并因而提出了争取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但要实现这一战略，真正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境界，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恐怕是难以成就的。步入 21 世纪，有人形容人类的处境是：面临太多的问题，太少的答案。但历史已经证明，问题太多的时代就是人类即将进入有所突破的新时代。关键还在于人类自己。

要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有独立探索的精神，也需要有学习、吸收和借鉴全人类思想精华的胸襟和能力。我们希望能为此贡献菲薄之力。为此，中国发展出版社决定组织翻译出版“发展译丛”。

这套丛书的选编和翻译与一般的译著相比，有这样几个特点：

1. 这套丛书不是由名家或权威人士预先选定书目，再约请名家翻译定稿的，而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或其他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日常的研究实践中，从令他们眼睛为之发亮、深感开卷有益的新书中选定的。他们的眼光也许稍嫌稚嫩、短浅，但所选书目却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切身体会和感受。可以推测，对这样的研究人员认同的这样的著作，应该是值得关心中国经济问题的读者一读的。

2. 这套丛书的译者大都是推荐者本人，且大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其他国内著名机构有为的年轻研究人员。他们的文笔也许还不够老到、优美，且难免有贻笑名家的败笔，但他们对于所选著作既有着良师益友般的知音之情，又有着对所译著作的拳拳慈母之心。他们愿意让所有和他们一样有使命感、责任感、参与感的读者一起分享他们的所得、所思、所求。这样的心情，应该会得到读者积极的反响和共鸣。

3. 这套丛书的选译和出版完全是开放的，它的书目、译者和出版都没有预先严加设定。我们愿作这样一种尝试：希望紧紧围绕中国现代化、市场化的进程，紧紧把握世界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紧紧追随研究人员的思维和研究实践，不断增选新著作，不断组织新译者，不断扩充丛书内容，不断提高丛书质量。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呈现一种鲜活、求实的风格，一种淡泊、扎实的品位，一种负责、平实的境界。

我们的水平有限，眼界有限，能力有限，所为不一定能达到所思。但我们会以负责的态度，敬业的精神编译出版好每一本书。我们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期待读者的推荐和建议，衷心用更高的水平回馈读者。

译者的话

竹内宏先生是中国经济学界和金融界比较熟悉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评论家。在 80 年代初期，我曾经翻译介绍过他的代表作《感性日本经济论》。竹内宏先生自 70 年代后期以来，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访问、讲学，在日本也接待了许多中国的经济考察团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为促进中日两国的经济学术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竹内宏先生在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以下简称“长银”）工作了 44 年，历任调查部长、董事、常务董事、专务董事和长银综合研究所理事长，1998 年 11 月退休。他是长银兴衰史的见证人。从长银退职后，又成立了“竹内经济工房”，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和评论活动，还兼任静冈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

众所周知，长银是日本第一家因经营破产而依法实行临时国有化的大银行。长银的破产，是日本原有金融体系瓦解过程中具有象征性的事件。长银破产有很多原因，也有很多教训。竹内宏先生作为长银的元老之一和经济学者，对长银破产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了如指掌。1999年1月出版的《金融败战》，是他对长银破产和日本金融失败教训所作的系统总结。这部著作从分析长银破产的原因入手，总结了日本和东亚各国80年代以来在金融方面连遭失败的深刻教训，也介绍了美国80年代以来在金融方面东山再起的经验。这本书不仅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长银破产的幕后事实，也从各个角度总结了长银破产的惨痛教训。我国正在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为了少走弯路，加快改革，建立既符合中国实际又符合国际标准的金融体系，不仅需要总结我们自身的经验教训，也有必要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败战》一书是一本了解当代国际金融现状、动向和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好教材。

我曾经于1981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应竹内宏先生的邀请在长银调查部从事过研究工作，受到长银许多朋友热情周到的款待，至今仍记忆犹新，感激不尽。遗憾的是，由于长银破产，许多老朋友不得不离开长银另谋出路。我深为他们的悲惨命运感到悲哀。可以说，长银的教训，是广大职员用血和泪换来的宝贵财富。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竞争意味着优胜劣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可以通过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会扩大贫富差距，造成新的社会矛盾。竹内宏先生的《金融败战》一书，从战败者的角度揭露了美国式市场经济的残

酷无情，也揭示了日本式市场经济的弱不禁风。他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例如，新古典派经济学理论是否是发展经济的万能药方；如何抗衡美国的经济霸权主义；发展中国家如何防御投机基金的攻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日本在亚洲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等等。竹内宏先生就这些问题发表了很有启发的见解。

《金融败战》中文版得以在中国出版，首先应感谢提供著作权和版权使用权的竹内宏先生，也应感谢以朱兵社长为首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各位朋友。长期担任竹内宏先生秘书的秋冈荣子小姐和 PHP 研究所的朋友在办理本书著作权和版权使用权手续中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我有机会为老朋友竹内宏先生翻译这本大作，深感荣幸。最后，衷心希望各界中国读者朋友能从竹内宏先生的著作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吸取日本在金融方面的失败教训，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事业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彭晋璋
1999年3月16日于东京

中文版前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 80 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很深。政府把金融体系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以低利吸收国民的储蓄，再把这些储蓄资金集中地投入重要产业。金融体系的核心是银行。大藏省为了让银行的经营服从国家的政策，通过行政指导，对银行实行了全面的干预。

为了把国民的储蓄集中到银行，首先必须让国民信任银行。如果银行随时有可能倒闭，国民就不会信任银行，也不会到银行存款。因此，为了不让任何一家银行倒闭，政府限制了银行的竞争。虽然银行存款利率很低，但本金十分安全，国民仍然踊跃到银行存款。

截止到 70 年代初期，政府诱导银行向重要产业提供低利融资。大藏省为达此目的，拥有有效的手段。例如，如果某家银行无视大藏省的意图，擅

自增加向非重点产业的融资，大藏省通过行政指导，可以采取报复措施，不批准这家银行增设分行。

通过上述金融体系，日本的重化学工业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低利率获得了丰富的资金供应，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仅在30年中就发展成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工业国家。

资金堪称经济的血液，银行具有供应资金的重要职能。因此，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对银行的竞争实行限制。这是因为，如果银行展开激烈的竞争，有些银行可能会接踵倒闭，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出现严重混乱。即使在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政府对银行也实行了严格的限制。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所得的增加，金融体系也从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方式过渡到以证券市场为主的直接金融方式。这是因为，拥有信用实力的企业增加，这些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以低于银行融资利率的低利率筹集资金。另外，也是由于国民在经济上拥有了进行高风险高回报证券投资的余力。新开发出来的各种投资信托商品，扩大了在证券投资时选择风险和回报的范围。这也是直接金融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之一。

从70年代开始，美国金融界利用法律和限制的空隙，开发了新的金融商品，掀起了金融改革浪潮。例如，证券公司通过与地方银行合作，开发出把投资信托与存款结合在一起的新式金融商品——CMA（现金管理账户），从而一举扩大了投资信托市场。

但是，在日本则由于大藏省通过行政指导实行严格干预，不允许利用限制的空隙开发新的金融商品。即使向大藏

省申请，到批准为止，也要等待2~3年时间。这样，新金融商品已经失去了革新性。因此，日本的银行完全丧失了开发新金融商品的积极性。

在美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证券公司和银行开发了许多超越法规限制的新金融商品，然后由政府追认这些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金融革命。这就是美国取消对银行的限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

同一时期，由于在高速发展时期取得成功的日本式统制金融体系受到肯定的评价，日本政府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美国式的金融体系。

在80年代，许多日本企业的信用实力增强，形成了发展直接金融的基础。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只有美国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化，外国金融机关就会一举涌入美国市场。因此，美国理所当然地强烈要求外国也实行金融自由化。

日本的银行在政府的保护下，拥有丰富的低利资金。由于日本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因而日本的银行开始以过剩的低利资金为武器，大举涌进美国。美国政府当然对此存在戒心。

在1985年召开广场饭店会议以后，日本政府为了与美国政府保持政策上的协调一致，实施了金融大缓和政策，结果引起了资产大膨胀。正在这时，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也实施了金融自由化。

由于政府放宽了限制，企业从处于缓和状态的资本市场筹集了巨额低利资金，将其用于设备投资、股票和房地产投机，又以剩余的资金偿还银行贷款。银行则完全陷入资金过剩状态，被卷入泡沫经济的浪潮，大举向房地产业融资。这

是日本式金融体系崩溃的开端。

更不走运的是，正当泡沫经济达到登峰造极时，国际结汇银行（BIS）制定了有关自有资本比例的限制。在美国，由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为了防止银行倒闭，防止金融混乱，政府采取了新的政策，要求所有银行充实自有资本，可以勒令自有资本比例低的银行停止营业。在美国政府的主导下，国际结汇银行（BIS）作出规定，凡是从事国际金融交易的银行，必须把自有资本比例保持在 8% 以上，这已经成为世界标准。因此，自有资本比例很低的日本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越来越困难。

进入 90 年代以后，泡沫经济崩溃，银行的巨额房地产融资变成不良资产，银行的自有资本急剧减少，越来越难以维持 BIS 规定的比较高的自有资本比例。从事国际金融活动的大型银行开始减少贷款，加紧回收贷款，从而出现了信用收缩加深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扩大不良资产的恶性循环。在经济危机深化、不良资产增加的过程中，1998 年有三家大银行破产，金融秩序濒临崩溃。

日本政府为这一严重事态感到震惊，决定建立金融再生委员会，任命了专职大臣，准备了 60 万亿日元救济资金。把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置于国家管理之下，以公共资金购买除东京三菱银行以外的 15 家大银行的优先股票，同时要求这些银行关闭亏损部门、出售总行大楼和疗养院、精简人员、削减工资等。

在大银行中，面临危机的银行把优先股票转化成普通股票，政府成了最大的股东，掌握了经营权，实际上已经由国家实行管理。

今后，政府计划出售已经或不久将实行国家管理的银行及其贷款资产。只有当所有不良银行被解体，为有可能生存下去的银行注入公共资金，使其变成健全的银行时，才能完成金融再生。

然而，日本每一家银行的自有资本都很少，没有力量购买置于国家管理下的银行的贷款资产。因此，美国的银行、证券公司等企图以低价进行收购。日本虽然拥有 1200 万亿日元的巨额个人储蓄，但是由于银行的实力衰落，置于国家管理下的贷款资产不得不以低价出售给美国的金融机构。

不仅金融界如此，在制造业，也由于没有供应资金的金融机构，企业增加发行的股票大部分卖给了外国企业。很多企业为了接受救济而被外国企业兼并。例如，日产汽车公司由于找不到提供 4000 亿日元的出资者，被迫投奔雷诺汽车公司的军门之下。

在庞大的储蓄中，有一部分已经逃离金融不稳定的日本，流向比较安全、利率很高、分红很多的美国等国家。可以说，日本的经济、金融业都完全败在美国手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世界金融业走向自由化的时期，大藏省过于固执地维护旧的管理体制，轻易地答应了美国的要求。大藏省完全丧失了从国际政治观点考虑金融政策的能力。

本书介绍的是日本的失败事例，我希望中国朋友能以此为戒。翻译本书的彭晋璋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比我更了解日本经济的情况。由他来翻译介绍本书，我感到无限荣幸。

竹内宏

1999 年 5 月

日文版前言

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相继破产。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部分职员，到最后也没有抛售持有的本行股票。据说，当北海道拓殖银行的股票价格在破产前急剧下跌时，一些职员为了支持股票价格，曾经发起了增加持股的运动。

这三家银行的职员都是金融行家，他们当然知道，企业如果倒闭，就意味着失业，持有的股票将变成废纸。继续把股票留在手中，无疑要冒很大风险。尽管如此，他们仍这样做，首先是由于没有料到破产会这么快。也可能由于是自己工作的银行，对事态的认识过于乐观。另一个原因是，在关系密切的交易伙伴发生股票价格下跌时都要给予支持，作为职工，更不能背信弃义地抛售本行股票。他们认为，如果抛售本行股票，等于抛弃工作单位，背

叛亲密的同事。总之，大部分职员的行为，不是基于经济上的合理判断，而是基于感情上的判断。

这些金融机构破产时，担任部长的职员，为了进行善后处理，或者帮助部下找工作，必须继续坚持岗位，最后才考虑自己的就业问题。他们的行为并非为了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从经济角度看，这样做也许不划算，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市场经济理论是在合理的设想和合理的行为前提下形成的。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在企业即将倒闭时，职工预见到股票价格下降，会尽快把持有的股票抛售出去，很快去找新的工作，和以前一样，靠技术和手艺工作，领取相应的工资。结果，倒闭仅仅是消灭了一家企业。

然而，在日本企业中，几乎所有职工都靠感情抱成一团，都依感情行事。职工绝不抛售本企业股票，部长作为感情集团的核心，有义务坚持到这个集团消失的最后一刻。企业倒闭，意味着一个靠集体力量积累技术、提高生产率的实体灭亡了。其核心人物拥有的凝聚集体的社会功能也随着企业的灭亡而丧失。他们变成普通的人，永远失去了发挥这种功能的场所。

现在，日本经济面临金融危机，自 1997 年以来，一直是负增长，陷入了萧条的深渊。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那就是：建立在恣意性行政管理和金融羁绊基础上的不合理性的日本式金融体系不适应合乎理性的美国式市场经济。美国是世界霸权国家，作为远东地区的政治小国日本，不得不采用美国的规则。结果，日本终于遭到“金融败战”。